



Black Water
Joyce Carol Oates

黑水

〔美国〕

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

刘玉红 译

Black Water Joyce Carol Oates

黑水

〔美国〕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 刘玉红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水/(美)欧茨著;刘玉红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21-5895-9

I. ①黑… II. ①欧… 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9978 号

Joyce Carol Oates

BLACK WATER

Copyright © The Ontario Review, Inc., 1992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John Hawkins &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409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策划编辑: 任 战

封面绘图: yangmwahaha
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黑水

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

刘玉红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3.75 字数 72,000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95-9/I·4712 定价:20.00 元



中篇小说的“合法性”

——“中经典”总序

毕飞宇

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。依照长、中、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，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。依照“不成文的规定”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，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，在这样一个“不成文”的逻辑体系内，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。

然而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却是可疑的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尽管《阿Q正传》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，可是，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的时候，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。

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。行家告诉我们，在西语里，我们很难找到与“中篇小说”相对应的概念。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，可是，Long short story，一看就是 Short story 的转基因，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，如

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，他偏偏不喜欢 Long short story，他非得说 Short novel，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。

想起来了，那一次在柏林，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，他说，说起小说，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不能回避，它的意思是“新鲜”的，“从未出现过”的事件、人物和事态发展，基于此，Novus 当然具备了“叙事”的性质。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，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。——如果我们粗暴一点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“讲故事”。

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：传统是重要的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，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。姚明两米二六，是个男人；我一米七出头，也是男人，有必要把我叫做“中篇男人”么？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，那年秋天我读到了《老人与海》。这让我领略了“别样”的小说，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，和短篇也不一样，铺张，却见好就收。对我来说，《老人与海》不只是“新鲜的”、“从未出现过”的，它太完整了，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“一口气”的事情。《老人与海》写了什么呢？出海，从海上归来。就这些。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，可是，因为是出“海”，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。——不够怎么办？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。然而，《老人与海》的“硬件”毕竟有限：一

个倒霉的老男人，外加一条倔强的鱼；因为老人同样倔强，那条鱼就必须倒霉。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？似乎也不够。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《老人与海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，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。读完《老人与海》，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。一个写作者的尊严，一个倒霉蛋的尊严，一条鱼的尊严，大海的尊严，还有读者的尊严。

尊严就是节制。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，在厄运来临之际，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，它必须省略。

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，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，也从菲利普·罗斯那里领略过。

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，不管是 Long short story 还是 Short novel，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。写作的本质是自由，它的黄金规则叫“行于当行、止于当止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呢，如果有，我情愿把“中篇小说”看做节俭的、骄傲的 Novel，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、虚浮的 Short story。

我的结论很简单，无论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，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，“中篇小说”是健康的，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。

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。

我对“中篇小说”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“伤痕文学”时期。“伤痕文学”，我们也可以叫做“叫屈文学”或“诉苦文学”，它是激愤的。它急于表达。因为

有“伤痕”，有故事，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“呐喊”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。但是，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。十年磨一剑，那实在太憋屈了。还有什么比“中篇小说”更适合“叫屈”与“诉苦”呢？没有了。

我们的“中篇小说”正是在“伤痕文学”中茁壮起来的，是“伤痕文学”完善了“中篇小说”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，在今天，无论我们如何评判“伤痕文学”，它对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。直白地说，“伤痕文学”让“中篇小说”成熟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、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。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，中篇小说功不可没。事实永远胜于雄辩，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，除了极少数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。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。——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，大型的双月刊也多，它们需要。它们为“中篇小说”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。

说“中篇小说”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，这句话也不为过。

所以说，“合法性”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：它始于非法，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，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，自然而然地，它合法了。

第一部分

1

租来的丰田车，参议员开着，他精力充沛，极不耐烦。车子奔驰在一条没有铺沥青、没有名字的路上，急转弯，像滑冰一样，令人头晕目眩，然后，没有任何警告，车子冲离路面，滚入黑色的急流中，朝乘客这一边侧翻，迅速下沉。

难道我要死了吗？——就这样死去？

2

现在是七月四日晚上，格雷令岛上其他地方有不少派对，尤其是北边海岸一带，通向海滩窄窄的沙路上停着一排排车子。时辰到了会放烟火，有些阵势豪华、震耳欲聋、色彩亮丽，颇像演绎海湾战争的电视大片。

他们身处岛上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地，很可能迷路了。她努力嚅动嘴唇，鼓起勇气，想说出这两个字：迷路。

还有她一直放在手提包里的安全套，有多久了。原来在小山羊皮包里，现在是这个漂亮的夏季包，罗兰爱思牌，花卉图案。实际上，在那个更早用过的包里，她就带着它了，同一个安全套。那是个潇洒的草制大背包，红色皮穗，用得太久，最后散架了。安全套包得整整齐齐，裹得严严实实，质朴的药味儿，几乎不占什么空间。这么久了，她

连一次也没碰过它，准备着打开它，准备着向某个人暗示用它，或者考虑用它，不管这个人是朋友、同行抑或半生不熟的人。你已经做好了有备无患，最终却说不出口，找不到合适的表达。

眼下他们在缅因州格雷令岛的某片沼泽地。格雷令岛从布思贝港往西北方向要坐二十分钟的渡船。他们一直谈得很投机，一起开心地笑，像老朋友，像最随意的老朋友。参议员一手开车，一手拿着塑料杯，凯莉一直小心地稳住他的手，不让剩下的加了奎宁水的伏特加酒从杯里洒出来。突然，就像电影出现短暂的停顿，图像一下飞出视线，突然，她永远也理解不了有多么突然，道路从飞奔的车子底下飞出去，然后，他们在黑水里挣扎逃生，水浪扑打挡风玻璃，试图涌进车里，噩梦一般的沼泽地仿佛突然活了过来，从四面八方涌上来，要吞没他们。

难道我要死了吗？——就这样死去？

3

芭菲挺难过的，或者看上去如此。芭菲惯于表现情绪，你永远搞不清楚。她对凯莉·凯莱赫说，是的，不过为什么现在就走，不能再待一会儿吗？凯莉·凯莱赫含糊地咕哝两声，有些尴尬，说不出口——因为他想要我跟他走：他坚持这样。

不能说不，因为如果我不听他的，就没有以后了。这

你知道的。

4

四面八方都是令人恶心的沼泽地气味，潮湿、腐败的气味，黑色的泥土，黑色的水。大西洋冰凉、清新、刺疼皮肤的气味似乎离这里很远，就像遥远的回忆，被一阵细密的东风带向内陆。这里没有海浪的声音，只有夜虫的鸣叫，只有拂过矮树丛的风声。

凯莉·凯莱赫没有醉，她抓住肩头的安全带，心想你在这里，却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真是滑稽。她笑了。

他们正匆匆赶往布洛克敦码头搭渡船，船将在晚上八点二十分驶向大陆。没人看到租来的丰田车冲进水里——小湾？小溪？小河？这时将近八点十五分。不管是参议员，还是乘客凯莉·凯莱赫，都不知道急转弯处有这么一条河。

前方大约三十英尺处有一座窄木桥，同样模糊不清，木板饱经风雨侵蚀，但没有警示牌，更没有警告桥前面这个危险的转弯。

不是现在，不是这样的。

她才二十六岁零八个月，就这样死去还太年轻。她太过震惊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以至于丰田车飞出路面，撞到几乎看不到的水面时，她都没有尖叫出来。在一刹那，车子似乎不会沉下去，而是浮起来，似乎它飞行的弧线能托起自身的重量，令它飘过河面，到达那边的对岸，冲入急流、

矮树丛和藤蔓纠缠而成的蛇状黑影中。

你以为这种地方的水不会深，只是一条水沟而已，你以为路边的护栏应该更结实，你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、这么无情、这么无助地掉进这么脏的黑水里，一股下水沟的气味。

不是这样的，不。

她震惊，她不敢相信，参议员大概也是同样的反应。大家在格雷令岛上芭菲·圣约翰的父母家那里度过七月四日，个个兴高采烈、无所顾忌、欢声笑语、交谈热烈、兴奋不已，对未来（眼前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——当然，眼前的未来决定遥远的未来）充满期待，正因如此，所以谁也无法理解变化来得如此之快。

在凯莉·凯莱赫的生活中，也曾出过几次事故，同样发生得太快，令她脑中一片混沌。每次她都喊不出声来，每次从她意识到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那一刻起，她就无法清楚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这时她的身体已经不受大脑的指挥。

因为在这种时刻，时间加速，在发生碰撞的一刹那，时间加速到光速。

一片片缺失的记忆像白漆在她脑海里旋转。

5

当丰田车“砰”地撞到路边护栏上，边纹生了锈的护

栏似乎丝毫不能阻挡车子的速度，她听到参议员吃惊地骂了一声——“嗨！”

然后，不知从何处冒出的大水一下漫过他们，漫过车顶，漫过破裂的挡风玻璃，河水似乎活过来了，似乎给激怒了，上下翻涌，车子左摇右晃。

6

她在布朗大学攻读美国学学士学位，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。凯莉·凯莱赫，洗礼名是伊丽莎白·安·凯莱赫，写了九十页的荣誉生论文，就是关于参议员的。

论文的副标题是“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和‘新政’的实用主义：危机中的自由主义策略”。

她刻苦努力，研究的资料包括参议员三次竞选议员的活动，他在参议院的种种工作，他在民主党里的影响，以及他有可能被本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一情况。因为用功，她的论文得了A……在本科阶段，凯莉·凯莱赫的专业课通常都是A……她的指导老师手写一整页的鉴定意见，对她评价很高。

这是五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她很年轻。

那天下午见到参议员，他那双爱交际的大手热情地握住她那双骨骼纤细的小手，凯莉提醒自己，不提论文的事。

于是她不提，直到过了很长时间。

既然他们的关系发展得那么快，不提也说不过去。

前天晚上，她、芭菲和史黛丝看到新一期《魅力》杂志上天蝎座七月的运势：过于谨慎，不愿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冲动和欲望！大胆表露吧，我行我素，只此一次！天蝎座，在经历了一段失望后，你的星座当前非常浪漫——大胆行动吧！三人吃吃发笑。

可怜的天蝎座，太容易受伤，太容易沮丧。

她那阴沉而高傲的神情让父亲阿蒂·凯莱赫十分恼火，她那自我折磨的表情让母亲玛德琳·凯莱赫十分担忧。是的，我爱你们，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好吗？

可怜的天蝎座，二十六岁零八个月了，还像青少年一样容易起青春痘！羞耻，生气。她薄薄的浅色皮肤实在是太薄，太浅。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荨麻疹、皮疹。过敏反应让她眼睛发炎，是的，还有粉刺，几乎看不见，可像小沙子一样，在前额的发际上弄起一个个小疙瘩……

她的情人爱她时，她漂亮。她漂亮时，她的情人爱她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命题，一个看上去同义反复的命题，不过难以理解到位。

于是，她努力不去理解它。躁动不安的天蝎座，她开始新的生活，开始新的冒险，一次无比浪漫的冒险。

7

凯莉·凯莱赫很有技巧地暗示参议员打开车前灯。他们走的似乎是一条荒废的二级公路，步步深入沼泽地。车

子飞奔，前灯上下跳动，左摇右晃，参议员不耐烦，低声咕哝着，在坎坷的路上把车开得七拐八弯，全然不在意加了奎宁水的伏特加酒从塑料杯里洒出来，洒在座位上和凯莉·凯莱赫的大腿上，洒在她今年夏天新买的棉织衣服上。参议员是那种猛男司机，他的对手就是这条道路、渐浓的夜色、他和目的地之间的那段路程。他得赶到那个目的地，可时间在飞快消逝，他任性地猛踩油门，车子开到每小时四十英里，又猛踩刹车，转弯，又猛踩油门，轮胎原地打转，以示抗议，然后才在有黏性的沙地上稳住，接着又是刹车，马达“轰轰”作响，像打呃，像性交，令人头晕。

凯莉不安地想起来，父亲和她母亲发生说不清的意见不合后，他有时也会这样开车。这种不合越是说不清楚，凯莉记忆中的失语就越令她不安。

别问，坐直，没事儿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知道你是某个人的小姑娘，是不是？

他们会到一家汽车旅馆，很晚才吃饭。当然，是送到房间里的，不能冒险去餐厅用餐，不能在旅游高峰期去布思贝港的任何一家餐馆。

她不担心，真到了这种时候，她觉得自己不会被吓着的，不过她时刻警惕着，保持清醒，记住这次历险。

车前灯像醉汉，猛烈地摇晃，照亮那条路，路窄得连一辆车都难以通过。车灯也照亮了一片美景，她盯着道路两边绵延数英里的沼泽水面层层叠叠，在交错缠结的植被中有如一块块闪亮的镜子碎片。